劉熙載先生藝槩

丁卯十一月 林彥

NX
65
.L5
v.1

65
.L5
v. 1
YORK UNIVERSITY
JUL 0 3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劉熙載先生藝概

丁卯年十一月

林仲萊署

北京靑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
丁卯十二月印行

叙

藝者道之形也學者兼通六藝尙矣次則文章名類各舉一端莫不爲藝即莫不當根極於道顧或謂藝之條緒綦繁言藝者非至詳不足以備道雖然欲極其詳詳有極乎若舉此以槩乎彼舉少以槩乎多亦何必殫竭無餘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藝好言其槩今復於存者輯之以名其名也莊子取槩乎皆嘗有聞太史公歎文辭不少槩見聞見皆以槩爲言非限於一曲也蓋得其大意則小缺爲無傷且觸類引伸安知顯缺者非即隱備者哉抑聞之大戴記曰通道必簡槩之云者知爲簡而已矣至果爲通道與否則存乎人之所見余初不敢意必於其間焉

同治癸酉仲春興化劉熙載融齋自叙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藝槩目錄

卷一

文槩

卷二

詩槩

卷三

賦槩

卷四

詞曲槩

卷五

書槩

卷六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經義槩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新會梁氏藏書　珍雅

文槩

六經文之範圍也聖人之旨於經觀其大備其深博無涯涘乃文心雕龍所謂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義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說見劉劭人物志文之本領祇此四者盡之然孰非經所統攝者乎

九流皆託始於六經觀漢書藝文志可知其槩左氏之時有六經未有各家然其書中所取義已不能有純無雜揚子雲謂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見於此起義在彼左氏窺此祕故其文虛實互藏兩在不測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叙事亦處處皆本此意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翦裁運化之方斯爲大備

劉知幾史通謂左傳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余謂百世史家類不出乎此法後漢書稱荀悅漢紀辭約事詳新唐書以文省事增爲尚其知之矣

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史家謂之五難評左氏者借是說以反觀之亦可知其衆美兼擅矣

杜元凱序左傳曰其文緩呂東萊謂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此可爲元凱下一注腳蓋緩乃無矜無躁不是弛而不嚴也

文得元氣便厚左氏雖說衰世事却尙有許多元氣在

學左氏者當先意法而後氣象氣象所長在雍容爾雅然亦有因當時文勝之習而觭重以肖之者後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嘽緩侈靡矣

蕭穎士與韋述書云於穀梁師其簡於公羊得其覈二語意皆明白惟言於左氏取其文

文字要善認當知孤質非文浮豔亦非文也

左氏敘戰之將勝者必先有戒懼之意如韓原秦穆之言城濮晉文之言邲楚莊之言皆

是也不勝者反此觀指觀歸故文貴於所以然處著筆

左傳善用密國策善用疎國策之章法筆法奇矣若論字句之精嚴則左公允推獨步

左氏與史遷同一多愛故於六經之旨均不無出入若論不動聲色則左於馬加一等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以左氏之才之學而文必範我馳驅其識慮遠矣

國語周魯多掌故齊多制晉越多謀其文有甚厚甚精處亦有翦裁疎漏處讀者宜別而

取之

柳柳州嘗作非國語然自序其書稱國語文深閎傑異其與韋中立書謂參之國語以博

其趣則國語之懿亦可見矣

公穀二傳解義皆推見至隱非好學深思不能有是至傳聞有異疑信並存正其不敢過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而廢之之意

公穀兩家善讀春秋本經輕讀重讀緩讀急讀讀不同而義以別矣莊子逸篇仲尼讀春

秋老聃踞竈觚而聽雖屬寓言亦可爲春秋尙讀之證

左氏尙禮故文公羊尙智故通穀梁尙義故正

公羊堂廡較大穀梁指歸較正左氏堂廡更大於公羊而指歸往往不及穀梁檀弓語少

意密顯言直言所難盡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實是何神境

左氏森嚴文贍而義明人之盡也檀弓渾化語疎而情密天之全也

文之自然無若檀弓刻畫無若攷工公穀

檀弓誠愨頎至攷工樸屬微至

問喪一篇纒綿悽愴與三年問皆爲戴記中之至文三年問大要出於荀子知問喪之傳

亦必古矣

家語非劉向校定之遺亦非王肅孔猛所能託大抵儒家會集記載而成書是以有純有

駁在讀者自辨之耳

家語好處可即以家語中一言評之曰篤雅有節

家語之文純者可幾檀弓雜者甚或不及孔叢子

國策疵弊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盡之矣抑蘇老泉諫論曰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蓋嘗推此意以觀之如魯仲連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稱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其非無術可知然則讀書者亦顧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讀而可哉

戰國說士之言其用意類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專於措辭求奇雖復可驚可喜不免脃而易敗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國策乃沈而快文之雋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雋國策乃雄而雋

國策明快無如虞卿之折樓緩慷慨無如荊卿之辭燕丹

國策文有兩種一堅明約束賈生得之一沈鬱頓挫司馬子長得之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杜詩義鶻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鶻之奇變極矣文家用筆得斗字訣便能一落千丈一飛冲天國策其尤易見者

韓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儘雄辯韓對荀揚言之程對孔顏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簡至易如舟師執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費力者不覺自屈龜山楊氏論孟子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可謂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變而不離其宗然此亦諸子所同其度越諸子處乃在析義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義養氣是孟子本領不從事於此而學孟子之文得無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藝之歸其學分之足了數大儒其尊孔子黜異端貴王賤霸猶孟子志也讀者不能擇取之而必過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時孔道已將不著況荀子乎荀子矯世之枉雖立言之意時或過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篤者不能

易傳言智崇禮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不要在禮智之間

屈子離騷千旨只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語足以括之百爾如女嬃靈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又曰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志也爲人也論屈子辭者其斯爲觀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一也屈子離騷若經孟子論定必深有取焉

文麗用寡揚雄以之稱相如然不可以之稱屈原蓋屈之辭能使讀者興起盡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國手置棋觀者迷離置者明白離騷之文似之不善讀者疑爲於此於彼恍惚無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

蘇老泉謂詩人優柔騷人清深其實清深中正復有優柔意

古人意在筆先故得舉止閒暇後人意在筆後故至手腳忙亂杜元凱稱左氏其文緩曹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子桓稱屈原優游緩節緩豈易及者乎

莊子文看似胡說亂說骨裡却儘有分數彼固自謂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學者何不從蹈大方處求之

莊子寓眞於誕寓實於元於此見寓言之妙

莊子文法斷續之妙如逍遙遊忽說鵬忽說蜩與鷽鳩斥鴳是爲斷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則上文之斷處皆續矣而下文宋榮子許由接輿惠子諸斷處亦無不續矣

文有合兩篇爲關鍵者莊子逍遙遊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者初不覺意注何處直至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四句始見前語正預爲此處翻轉地耳

文之神妙莫過於能飛莊子之言鵬曰怒而飛今觀其文無端而來無端而去殆得飛之機者烏知非鵬之學爲周耶

莊子齊物論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一段體物入微與之神似者攷工記後柳州文中亦間有之

意出塵外怪生筆端莊子之文可以是評之其根極則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實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莊子書中有莊子將死一段其爲晚年之作無疑然其文一何諔詭之甚

莊子是跳過法離騷是回抱法國策是獨闢法左傳史記是兩寄法

有路可走卒歸於無路可走如屈子所謂登高吾不說入下吾不能是也無路可走卒歸於有路可走如莊子所謂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書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辯列子云其文辭類莊子而尤爲質厚少爲作好文者可廢耶案列子實爲莊子所宗本其辭之諔詭時或甚於莊子惟其氣不似莊子放縱耳

文章蹊徑好尚自莊列出而一變佛書入中國又一變世說新語成書又一變此諸書人鮮不讀讀鮮不嗜往往與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爲所役是在卓爾之大雅矣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文家於莊列外喜稱楞嚴淨名二經識者知二經乃似關尹子而不近莊列蓋二經筆法

有前無郤莊列俱有曲致而莊尤縹緲奇變乃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韓非鋒穎太銳莊子天下篇稱老子道術所戒曰銳則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

鑒之也至其書大端之得失太史公業已言之

管子用法術而本源未爲失正如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此等語豈申韓

所能道

周秦閒諸子之文雖純駁不同皆有個自家在內後世爲文者於彼於此左顧右盼以求

當衆人之意亦宜諸子所深恥與

秦文雄奇漢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談漢不如秦本經立義秦亦不能如漢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詔書也周書呂刑論者以爲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

忠厚之遺意然彼文至而實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漢文無體不備言大道則董仲舒該百家則淮南子敘事則司馬遷論事則賈誼辭章

則司馬相如人知數子之文純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當於其原委窮之

賈生陳政事大抵以禮爲根極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極有分曉何太使公但稱其明申商也

賈生謀慮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經制之文非經生所能道漢臣後起者得其一支一節皆足以建議朝廷擅名當世然孰若其籠罩羣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與楊京兆憑書云明如賈誼一明字體用俱見若文心雕龍謂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語雖較詳然似將賈生作文士看矣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湝遺楊遵彥書曰經國大體是賈生鼂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此重美德林之兼長耳然可見馬揚所長在研鍊字句其識議非賈鼂比也

鼂家令趙營平皆深於籌策之文趙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鼂取切於時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學本公羊而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則其於禮也深矣至觀其論大道深奧宏博又知於諸經之義無所不貫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董仲舒對策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其見卓矣揚雄非聖
哲之書不好蓋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漢家制度王霸雜用漢家文章周秦並法惟董仲舒一路無秦氣

馬遷之史與左氏一揆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辯理錯經以合異在馬則
夾敘夾議於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時爲大春秋不同於尚書無論矣即以左傳史記言之强左爲史則噍殺强史爲
左則嘽緩惟與時爲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也張懷瓘論書云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
獻不繼羲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太史公於叙伯夷列傳發之而史記全書重義之旨亦不異是書中
言利處寓貶於褒班固譏其崇勢利而羞貧賤宜後人之復譏固與

太史公文精神氣血無所不具學者不得其眞際而襲其形似此莊子所謂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疎與密皆詣其極密者義法也蘇子由稱其疎蕩有奇氣於義法猶未道及

太史公時有河漢之言而意理卻細入無間評者謂亂道卻好其實本非亂道也

史記敘事文外無窮雖一溪一壑皆與長江大河相若

敘事不合參人斷語太史公寓主意於客位允稱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處至讀者或謂之悲或謂之憤又可以自徵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藝百家之旨第論其惻怛之情抑揚之致則得於詩三百篇及離騷居多

學離騷得其情者爲太史公得其辭者爲司馬長卿長卿雖非無得於情要是辭一邊居多離形得似當以史公爲尚

學無所不闚善指事類情太史公以是稱莊子亦自寓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文如雲龍霧豹出沒隱見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尚禮法者好左氏尚天機者好莊子尚性情者好離騷尚智計者好國策尚意氣者好史記好各因人書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損焉

太史公文與楚漢間文相近其傳楚漢間人成片引其言語與己之精神相入無間直令讀者莫能辨之

子長精思逸韻俱勝孟堅或問逸韻非孟堅所及固也精思復何以異曰子長能從無尺寸處起尺寸孟堅遇尺寸難施處則差數覩矣

太史公文韓得其雄歐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發端便見出奇逸者善用紆徐故引緒乃覘入妙

畫訣石有三面樹有四枝蓋筆法須兼陰陽向背也於司馬子長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張長史於歌舞戰鬭悉取其意與法以爲草書其祕要則在於無我而以萬物爲我也

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

賈長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遺意若董江都劉中壘乃漢文本色也

司馬長卿文雖乏實用然舉止矜貴揚搉典碩故昌黎碑板之文亦儀象之

用辭賦之駢麗以爲文者起於宋玉對楚王問後此則鄒陽枚乘相如是也惟此體施之必擇所宜古人自主文譎諫外鮮或取焉

劉向文足繼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對策向上封事引春秋並言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亦可見所學之務乎其大不似經生習氣譊譊置辯於細故之異同也

劉向匡衡文皆本經術向傾吐肝膽誠懇悱惻說經郤轉有大意處衡則說經較細然覺志不逮辭矣

揚子雲說道理可謂能將許大見識尋求然從來足於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元法言抑何氣盡力竭耶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揚子法言有些憨意蓋專己創言人雖怪且厭之弗爲少動也

東坡答謝民師書謂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予固答王深甫論揚雄書云韓

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雄書每有所得曾蘇所見不同如此介甫與王深甫書亦盛推

雄如所謂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是也

司馬溫公敘揚子謂孟子好詩書文直而顯荀子好禮文富而麗揚子好易文簡而奧孟

荀揚並稱無別與昌黎之論三子異矣

揚子雲之言其病正坐近似聖人朱子語類云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

爲同此可知學貴實有諸己之

孫可之與高錫望書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司馬子長之地千載獨聞得揚子雲余謂

子雲之史今無可見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漢書漢書揚雄傳或疑出於雄所自述亦可

見其梗槩矣

班孟堅文宗仰在董生匡劉諸家雖氣味已是東京然爾雅深厚其所長也

蘇子由稱太史公疎蕩有奇氣劉彥和稱班孟堅裁密而思靡疎密二字其用不可勝窮

王充王符仲長統三家文皆東京之矯矯者分按之大抵論衡奇創略近淮南子潛夫論醇厚略近董廣川昌言俊發略近賈長沙范史譏三子好申一隅之說然無害爲各自成家

王充論衡獨抒己見思力絶人雖時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詣故不獨蔡中郎劉子元深重其書即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亦承藉於其本性篇也

潛夫論皆貴德義抑榮利之旨雖論卜論夢亦然

東漢文浸入排麗是以難企西京繆襲稱仲長統才章足繼董賈劉揚今以昌言與數子之書並讀氣格果相伯仲耶

仲長統深取崔寔政論謂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按政論所言主權不主經謂濟時拯世不必體堯蹈舜此豈爲治之常法哉而統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崔寔政論參霸政之法術荀悅申鑒明古聖王之仁義悅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爲後世

法戒寔言孝宣優於孝文意在矯衰漢之獘故不覺言之過當耳

遒文壯節於漢季得兩人焉孔文舉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陳孔璋文爲建安之傑然尙非

其倫比

孔北海文雖體屬駢麗然卓犖遒亮令人想見其爲人唐李文饒文氣骨之高差可繼踵

鄭康成戒子益恩書雍雍穆穆隱然涵詩禮之氣

漢魏之間文滅其質以武侯經世之言而當時怪其文采不豔然彼豔者如實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謂幹能考六藝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謂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駁

其氣亦雍容靜穆非有養不能至焉

徐幹中論說道理俱正而實審大臣篇極推荀卿而不取遊說之士考僞篇以求名爲聖

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見矣魏文稱其含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蓋爲得之然偉

長豈以是言增重哉

陳壽三國志文中子謂其依大義而削異端晁公武讀書志謂其高簡有法可見義法二

字爲史家之要

晉元康中范頵等上表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辭家

壽是史家體本不同文質豈容並論

文中子抑遷固而與陳壽所言似過然觀壽書練覈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極有斤兩雖遷

固亦當心折

六代之文麗才多而練才少有練才焉如陸士衡是也蓋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復足以籠

鉅故其所作皆傑然自樹質幹文心雕龍但目以情繁辭隱殊未盡之

陶淵明爲文不多且若未嘗經意然其文不可以學而能非文之難有其胸次爲難也

史家學識當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嘗自言恥作文士文然其史筆於文士纖雜之見往往

振刷不盡

史通稱孟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范史自謂循吏以下諸序論筆

勢縱放往往不減過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參蹤於賈誼班范兩家宗派於此別矣

酈道元敘山水峻潔層深奄有楚辭山鬼招隱士勝境柳柳州遊記此其先導耶

劉勰新論體出於韓非子說林及淮南子說山訓說林訓其中格言如愼獨篇獨立不慙影獨寢不愧衾二語六朝時幾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說似其門人所記其意理精實氣象雍裕可以觀其所蘊亦可知記者之所得矣

荀子與文中子皆深於禮樂之意其文則荀子較雄峻文中子較深婉可想其質學各有所近後此如韓昌黎李習之兩家文分塗亦然

荀子言法後王文中子稱漢七制之主特簡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諸公遂本此意衍爲學派而一切議論因之未免偏據而規小矣

畏天憫人四字見文中子周公篇蓋論易也今讀中說全書覺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規意存乎有爲處規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雖若

憤世太深而憂世正復甚摯是亦足使頑廉懦立未許以矯枉過正目之

陸宣公文貴本親用旣非昏儒之迂疎亦異雜霸之功利於此見情理之外無經濟也

陸宣公奏議評以四字曰正實切事

陸宣公奏議妙能不同於賈生賈生之言猶不見用況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辯折有所難行而紆餘委備可以巽入且氣愈平婉愈可將其意之沈切故後世進言多學宣一路惟體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賈生陸宣公之文氣象固有辨矣若論其實陸象山最說得好賈誼是就事上說仁義陸贄是就仁義上說事

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爲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於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係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並言可見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爲溫醇意蓋隱合說理論事涉於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辟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埽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眞爲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註腳有二曰正曰眞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於莊騷太史子之雲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傪聞李習之論復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幷可知昌黎所得於子長

處

論文或專尙指歸或專尙氣格皆未免著於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爲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於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游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雲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於韓文遇之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澹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昌黎言作爲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爲作文用也觀所爲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

以資爲詩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淸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

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尙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勦襲古人之說以爲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於凡近

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囿於資學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

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又曰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

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譏昌黎與人爲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

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爲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廉之欲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於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

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儘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爲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爲耗也易知矜之爲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廻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爲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云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鍊神鍊氣爲上半截事以鍊字鍊句爲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後天也柳州天資絕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係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

文莫貴於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於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愼其實柳州論文之旨於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

昌黎屢稱子雲柳子厚於法言嘗爲之注今觀兩家文脩辭鍊字皆有得於揚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資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曠如奧如二公殆各有會心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此原專指柳州論鶡冠子等篇後人或因此謂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韓上誤矣

學者未能深讀韓柳之文輒有意尊韓抑柳最爲陋習晏元獻云韓退之扶導聖敎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子厚一人而已此論甚爲偉特

李習之文蘇子美謂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蘇老泉上歐陽內翰書取其俯仰揖讓之態合理於態而其全見矣

昌黎答劉正夫問文曰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李習之答王載言書曰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於此見兩公文一脈相通矣

李習之文氣似不及昌黎然傳稱其辭致渾厚見推當時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隱知其妙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韓文出於孟子李習之文出於中庸宗李多於宗韓者宋文也

韓昌黎不稱王仲淹中說而李習之答王載言書稱之今觀習之之文俯仰揖讓固於中說爲近

皇甫持正論文嘗言文奇理正然綜觀其意究是一於好奇如答李生書云意新則異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於衆則奇矣此蓋學韓而第得其所謂怪怪奇奇祇以自嬉者

或問持正文於揚子雲何如曰辭近太元理猶未及法言問較李元賓之尙辭何如曰不沿襲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傳者李習之精於理皇甫持正練於辭習之一宗直爲北宋名家發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則自孫可之後已罕聞成家者矣

杜牧之識見自是一時之傑觀所作罪言謂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戰又兩進策於李文饒皆案切時勢見利害於未然以文論之亦可謂不浪戰者矣

孫可之與友人論文書云詞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如斯宗旨其卽可之得之
來無擇無擇得之持正者耶

廣明時詔書謂孫樵有揚馬之文樵與高錫望書自稱熟司馬遷揚子雲書然則詔所云
馬者殆亦指史遷非相如耶

劉蛻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書十八篇古漁父四篇辭若僻而寄託未嘗不遠學楚辭尤
有深致哀湘竹下淸江招帝子雖止三章頗得九歌遺意

李習之與陸修書盛推昌黎文謂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孫可之與王霖
書稱進學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觀兩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開傳稱開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穆修傳亦言自五代文敝國初柳開始爲古文
今觀伯長所爲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饕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
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可知其所學與仲塗一矣

尹師魯爲古文先於歐公歐公稱其文簡而有法且謂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蓋師

北京靑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魯本深於春秋范文正爲撰文集序嘗言之錢文僖起雙桂樓建臨園驛尹歐皆爲作
記歐記凡數千言而尹祇用五百字歐服其簡古是亦簡而有法之一證也

范文正貶饒州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其爲國重賢如此而於文正所爲
岳陽樓記則曰傳奇體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學振起當時也

歐陽公文幾於史公之潔而幽情雅韻得騷人之指趣爲多

歐陽公五代史諸論深得畏天憫人之旨蓋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於己不
言無以懲於世情見乎辭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惻隱之意

屈子卜居史記伯夷傳妙在於所不疑事卻參以活句歐文往往似此

歐公稱昌黎文深厚雄博蘇老泉稱歐公文紆餘委備大抵歐公雖極意學韓而性之所
近乃尤在李習之不獨老泉於公謂李翱有執事之態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時與翱上
下其論所尚蓋可見矣

謝疊山云歐陽公文章爲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沈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

喜可愕按歐之奇不如韓固有之然於韓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詎相遠乎

蘇老泉迂董詐鼂謂賈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謂老泉文取徑異於董而用意往往雜以鼂迂董於董無損詐鼂恐鼂不服也

昌黎答劉正夫書曰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曾南豐稱蘇老泉之文曰脩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與韓量長較短也

論文鮮有極稱穀梁孫吳者獨柳州曰參之穀梁以厲其氣老泉曰孫吳之簡切殆好必從其所類耶

蘇老泉曰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謂大蘇文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東坡文亦孟子亦賈長沙陸敬輿亦莊子亦秦儀心目窒隘者可資其博達以自廣而不必概以純詣律之

北京靑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東坡文只是拈來法此由悟性絕人故處處觸著耳至其理有過於通而難守者固不及

備論

東坡文雖打通牆壁說話然立腳自在穩處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柁未嘗不定視放言

而不中權者異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東坡文不乏信言可採學者偏於美言歎賞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語其論文曰快曰達曰了正為非此不足以發微闡妙也

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文家具此能事則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設困境以顯通之之妙

用也大蘇文有之

東坡讀莊子嘆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後人讀東坡文亦當有是語

蓋其過人處在能說得出不但見得到已也

東坡最善於沒要緊底題說沒要緊底話未曾有底題說未曾有底話抑所謂君從何處

看得此無人態耶

歐文優游有餘蘇文昭晰無疑

介甫之文長於掃東坡之文長於生掃故高生故贍

東坡之文工而易親其言秦得吾工張得吾易分明自作贊語文潛卓識偉論過少游然固在坡函蓋中

子由稱歐陽公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東坡答張文潛書謂子由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此豈有得於歐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耳余謂百世之文總可以奇穩兩字判之

王褒南豐集序云先生自負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序內卻又謂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爲善學劉向與

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王介甫云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二賢謂正之子固也然則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爲人矣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昌黎文意思來得硬直歐曾來得柔婉硬直見本領柔婉正復見涵養也

韓文學不掩才故雖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未嘗不自我作古至歐曾則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較之韓若有智崇禮卑之別

王介甫文取法孟韓曾子固與介甫書述歐公之言曰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則其學之所幾與學之過當俱可見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爲崇觀間舉子所宗說見郡齋讀書後志觀介甫上人書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托以爲作文之本意是則解孟亦豈無意於文乎

介甫文之得於昌黎在陳言務去其譏韓有力去陳言誇末俗之句實乃心鄉往之

曾子固稱介甫文學不減揚雄而介甫詠揚雄亦云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息入無倫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則必效之惟恐不及矣

介甫文兼似荀揚荀好爲其矯揚好爲其難

柳州作非國語而文學國語半山謂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禮而文亦頗似荀子文家不以嘗嚮爲棄取正如東坡所謂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勝者看其人取我棄自處地位儘高

半山文善用揭過法只下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是何簡貴

謝疊山評荆公文曰筆力簡而健余謂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矯且振之

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詩派觀之

荆公遊褒禪山記云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余謂深難奇三字公之學與文得失並見於此

介甫文於下愚及中人之所見皆剗去不用此其長也至於上智之所見亦剗去不用則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學士書云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

北京青雲閣内富晉書社印行

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又上人書云所謂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適用亦不必巧且華余謂介甫之文洵異於尙辭巧華矣特未思免於此獘仍未必濟用適用耳

半山文其猶藥乎治病可以致生養生或反致病

半山說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處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惻嗚咽語語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卻未能本此意擴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謂其自大處起議論如古潛夫論之類劉壎隱居通議謂其所作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學深於周禮其所爲文率皆法度謹嚴宋史本傳但載其所上明堂定制圖序尙非其極也東坡謂嘗見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與所爲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觀是言其生平之力勤卓具見

劉原父文好摹古故論者譽訾參半然其於學無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

未言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豈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論歐公爲作墓誌稱其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文辭典雅各得其體朱子稱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亦可見其崖略矣

李忠定奏疏論事指畫明豁其天資似更出陸宣公上然觀其書檄志云一應書檄之作皆當以陸宣公爲法則知得於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裏瑩撤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爲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奥者之爲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此其得力尙須問耶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於執迹以求履憲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爲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箴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紕於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荊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繫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爲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後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尚難字棘句此乃大誤欲爲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極精奧斯能託寓萬物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蓋難備論郁離

子最爲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實用

儒學史學元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元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塗弗越此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尙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幹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爲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於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於莊子者乎

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

論是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爲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雖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楊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

晉文數語可見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磨滅如攷工記是也梁書蕭子雲傳載其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實事求是之意

易繫傳謂易其心而後語揚子雲謂言爲心聲可知言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爲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別於人乎曰只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爲尚豈天下之大千古之遠絕無同己者哉

聖人之情見乎辭爲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易敎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感在己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爲匠文之宜尙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無窮

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徒然也爲文者苟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爲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爲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於氣而韓以氣歸之於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爲理耳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鑑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蓋悉本昌黎

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翕緊僨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此辭字大抵已包理事於其中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惑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者乎

辭之患不外過與不及易繫傳曰其辭文無不及也曲禮曰不辭費無太過也

文中用字在當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辭也質亦辭也博辭也約亦辭也質其如易所謂正言斷辭乎約其如書所謂辭尚體要乎

言辭者必兼及音節音節不外諧與拗淺者但知諧之是取不知當拗而拗拗亦諧也不當諧而諧諧亦拗也

書法二字見左傳爲文家言法之始莊子寓言篇曰言而當法晁公武稱陳壽三國志高

簡有法韓昌黎謂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歐陽永叔稱尹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具見法之宜講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然則文法之變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發源波瀾歸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終不已備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則後必顧之在篇末則前必注之在篇中則前注之後顧之顧注抑所謂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長篇之法不外盡而不汙

文心雕龍謂貫一爲拯亂之藥余謂貫一尤以泯形迹爲尙唐僧皎然論詩所謂抛鍼擲綫也

章法不難於續而難於斷先秦文善斷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鍼擲綫全靠眼光不走注坡驀澗全仗韁轡在手明斷正取暗續也

文章之道斡旋驅遣全仗乎筆筆爲性情墨爲形質使墨之從筆如雲濤之從

風斯無施不可矣

一語爲千萬語所託命是爲筆頭上擔得千鈞然此一語正不在大聲以色蓋往往有以輕運重者

容筆主意主筆容意如史記魏世家贊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皆是此訣

義法居文之大要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此言義法之始也

長於理則言有物長於法則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實於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勝亦不大敗尚才氣者非大勝則大敗觀漢程不識李廣唐李勣薛萬徹之爲將可見

東坡進呈陸宣公奏議箚子云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上神宗皇帝書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蓋法高於意則用法意高於法則用意用意正其神明於法也文章一道何獨不然

敘事之學須貫六經九流之旨敘事之筆須備五行四時之氣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

大書特書牽連得書敘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擴不窮

敘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氣有寓識無寓則如偶人矣

敘事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也主意定則先此者爲先經後此者爲後經依此者爲依經錯此者爲錯經

敘事有特敘有類敘有正敘有帶敘有實敘有借敘有詳敘有約敘有順敘有倒敘有連敘有截敘有豫敘有補敘有跨敘有插敘有原敘有推敘種種不同惟能綫索在手則錯綜變化惟吾所施

敘事要有尺寸有斤兩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論事調諧敘事調澀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令入敘故覺諸多澀少也

史莫要於表微無論紀事纂言其中皆須有表微意在

爲人作傳必人己之間同弗是異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實

傳中敘事或敍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敍其無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與時位而稱量以出之

劉彥和謂羣論立名始於論語不引周官論道經邦一語後世誚之其實過矣周官雖有論道之文然其所論者未詳論語之言則原委具在然則論非論語奚法乎

論不可使辭勝於理辭勝理則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弊且不可勝言也文心雕龍論說篇解論字有倫理有無及彌綸羣言研精一理之說得之矣

有俊傑之論有儒生俗士之論利弊明而是非審其斯爲俊傑也與

論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視失入其猶愈乎

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論之當慎與立法同

論是非所以定從違也從違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

人多事多難徧論借一論之一索引千鈞是何關係

文賦云論精微而朗暢精微以意言朗暢以辭言精微者不惟其難惟其是朗暢者不惟其易惟其達

論不貴強下斷語蓋有置此舉彼從容敘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無遺者

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余謂有不論不議不辯論議辯斯當矣

敘事要有法然無識則法亦虛論事要有識然無法則識亦晦

文有辭命一體命與辭非出於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辭觀展喜犒師公使受命於展禽可見矣若出於一人而亦曰辭命則以主意爲命以達其意者爲辭義亦可通

辭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卻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辭蓋因時適變自有許多衡量在也

辭命亦衹敘事議論二者而已觀左傳中辭命可見

辭命體推之即可爲一切應用之文應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有辭乃所以重其實也

陳壽上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曰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晉書李密傳中語略與之同辭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領氣象而已本領欲其大而深氣象欲其純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宗類二字於文之體用包括殆盡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於主腦而主腦有純駁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當無者盡無當有者盡有故昌黎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樊紹述墓誌銘云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柳州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書有不書書之事顯不書之意微矣

文有寫處而做處人皆云云者謂之寫我獨云云者謂之做左傳史記兼用之

乍見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見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艱深正是淺陋繁博正是寒儉文

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

白賁占於賁之上爻乃知品居極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無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勝信無欲者信勝美

文尚華者日落尚實者日茂其類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樸而近華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譽不是作散體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於易則古之言近於禮治古之言近於春秋

文貴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蓋文惟其是惟其眞舍是與眞而於形模求古所貴於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雜氣戒破局戒亂語戒習字戒僻詳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實

文心雕龍以隱秀二字論文推闡甚精其云晦塞非隱雕鎪非秀更爲善防流弊

言外無窮者茂也言内畢足者密也漢文茂如西京密如東京

北京靑雲閣内富晉書社印行

多用事與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滿紙用事未嘗不空諸所有滿紙不用事未嘗不包諸所有

善書者點畫微而意態自足點畫大而氣體不累文之沈著飄逸當準是觀之

治勝亂至治勝治至治之氣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條而轍迹未泯更當躋而上之

誦述古義箴砭末俗文之正變即二者可以別之

文有四時莊子獨寐寤言時也孟子嚮明而治時也離騷風雨晦時也國策飲食有訟時也

文有仰視有俯視有平視仰視者其言恭俯視者其言慈平視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於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則漸避本位矣永叔則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選懦文至永叔以後方以避本位為獨得之傳蓋亦頗矣

文之道可約舉經語以明之曰辭達而已矣脩辭立其誠言近而指遠辭尚體要乃言底可績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後語

文家得力處人不能識如東坡表忠觀碑王荆公問坐客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是也用力處人不能解如歐陽公欲作文先誦史記日者傳是也

易繫傳物相雜故曰文國語物一無文徐鍇說文通論强弱相成剛柔相形故於文人又爲文朱子語錄兩物相對待故有文若相連去便不成文矣爲文者盡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後人每不解何以謂之無文不若仍用外傳作註曰物一無文國語言物一無文後人更當知物無一則無文蓋一乃文之眞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筆梁書庾肩吾傳太子與湘東王書曰謝眺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筆對詩言者蓋言志之謂詩述事之謂筆也其實筆本對口談而言晉書樂廣傳廣善淸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昌黎亦

北京靑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云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覩此而筆之所以命名者見矣然昌黎於筆多稱文如謂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是也

藝槩卷一終

藝槩卷二

詩槩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詩緯含神霧曰詩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見詩為天人之合

詩言志孟子文辭志之說所本也思無邪子夏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所本也

關雎取摯而有別鹿鳴取食則相呼凡詩能得此旨皆應乎風雅者也

詩序風風也風以動之可知風之義至微至遠矣觀二南詠歌文王之化辭意之微遠何如

變風始柏舟柏舟與離騷同旨讀之當兼得其人之志與遇焉

大雅之變其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

頌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勸勉後人之意則義亦通於雅矣

雅頌相通如頌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篤公劉近頌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穆如清風肅雝和鳴雅頌之懿兩言可蔽

詩序正義云比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故比居先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案文心雕龍比興篇云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異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正義蓋本於此

取象曰比取義曰興語出皎然詩式即劉彥和所謂比顯興隱之意

詩自樂是一種衡門之下是也自勵是一種坎坎代檀兮是也自傷是一種出自北門是也自譽自嘲是一種簡兮簡兮是也自警是一種抑抑威儀是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此詩人之憂過人也獨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詩人之樂過人也憂世樂天固當如是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入乎中也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持其中也

眞西山文章正宗綱目云三百五篇之詩其正言義理者蓋無幾而諷詠之閒悠然得其

性情之正即所謂義理也余謂或寓義於情而義愈至或寓情於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遺意也

詩喻物情之微者近風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奧者近頌

離騷淮南王比之國風小雅朱子楚辭集註謂其語祀神之盛幾乎頌李太白古風云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蓋有詩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騷也

劉勰辯騷謂楚辭體慢於三代風雅於戰國顧論其體不如論其志志苟可質諸三代雖謂易地則皆然可耳

漢武帝秋風辭風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憂民之思足繼雲漢文中子何但以秋風爲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風辭瓠子歌柏梁與羣臣賦詩後世得其一體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爲大宗不待言矣

或問安世房中歌與孝武郊祀諸歌孰爲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漢郊祀諸樂府以樂而象禮者也所以典碩肅穆視他樂府別爲一格

秦碑有韻之文質而勁漢樂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頌氣體攸別質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漢詩風與頌多而雅少雅之義非韋傅諷諫其孰存之

李陵贈蘇武五言但叙別愁無一語及於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不可爲懷至徑萬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頗淺而漢書蘇武傳載之以爲陵作其果然乎

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於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於國風李陵出於楚辭也

十九首鑿空亂道讀之自覺四顧躊躇百端交集詩至此始可謂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詩品不以古直悲涼加於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乎

曹子建贈丁儀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

鍾仲偉論之備矣

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陸士衡詩粗枝大葉有失出無失入平實處不妨屢見正其無人之見存所以獨到處亦

蹟卓絕豈如沾沾戔戔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於前他

何論焉

阮嗣宗詠懷其旨固爲淵遠其屬辭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迹後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

風猶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越尙乃自古別矣

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於陸機野乃不美之

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

北京靑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張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遒警絶人然綵不傷氣必推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爲高作故

鍾嶸詩品獨稱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劉公幹左太沖詩壯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兼悲壯者其惟劉越石乎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劉越石重贈盧諶詩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又

稱小白相射鉤於漢於晉興復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越石言時

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其欲及時之志亦同也鍾嶸謂越石詩出於王粲以格言耳

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儁上目之殆猶未覩厥蘊

嵇叔夜郭景純皆亮節之士雖秋胡行貴元默之致游仙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

在言外乃知識曲宜聽其眞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詩出於騷阮步兵出於莊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

陶詩有賢哉回也吾與點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遺音其貴尚節義如詠荆卿美田子泰等

作則亦孔子賢夷齊之志也

陶詩吾亦愛吾廬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懷新物亦具我之情也歸去來辭亦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陶詩云願言躡淸風高舉尋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可見其玩心高明未嘗不蹈實地不是偶然無所歸宿也

鍾嶸詩品謂阮籍詠懷之作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余謂淵明讀山海經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親切尤詩之深致也

詩可數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眞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閒作詩九首其詩之眞更須問耶彼無歲無詩乃至無日無詩者意欲何明

謝才顏學謝奇顏法陶則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爲尤上

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尙理之過哉

謝客詩刻畫微眇其造語似子處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詩家爲獨闢之境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康樂詩較顏爲放手較陶爲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謂靈運興會摽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兩家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顏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苟下也文中子稱之曰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蓋有以觀其深矣

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左太沖詠史似論體顏延年五君詠似傳體

葦傳諷諫詩經家之言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顏延年五君詠史家之言張景陽雜詩辭家之言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此鮑明遠賦句也若移以評明遠之詩頗復相似

明遠長句慷慨任氣磊落使才在當時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簡薛華醉歌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此雖意重推薛然

亦見鮑之長句何劉沈謝均莫及也

陳孔璋飲馬長城窟機軸開鮑明遠惟陳純乎質而鮑濟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發源所自

謝元暉詩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於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開唐初七古烏夜啼開唐七律其他體爲唐五絕五律五排所本者亦不可勝舉

隋楊處道詩甚爲雄深雅健齊梁文辭之弊貴清綺不重氣質得此可以矯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觀少陵戲爲六絕句專論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無意之間驪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陳隋之舊故雖才力迥絕不免致人異議陳射洪張曲江獨能超出一格爲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李杜開先人文所肇豈天運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於騷射洪之感遇出於莊纏緜超曠各有獨至

太白詩以莊騷爲大源而於嗣宗之淵放景純之儁上明遠之驅邁元暉之奇秀亦各有所取無遺美焉

宣和書譜稱賀知章草隸佳處機會與造化爭衡非人工可到余謂太白詩佳處亦如之

太白詩舉止極其高貴不下商山采芝人語

海上三山方以爲近忽又是遠太白詩言在口頭想出天外殆亦如是

李詩鑿空而道歸趣難窮由風多於雅興多於賦也

有時白雲起天際自舒卷郤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卽此四語想見太白詩境

太白與少陵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爲言之也屈子遠遊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使疑太白誠欲出世亦將疑屈子誠欲輕舉耶

太白云日爲蒼生憂卽少陵窮年憂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廣大何惜遂物情卽少陵盤飧

老夫食分減及溪魚之志也

太白詩雖若升天乘雲無所不之然自不離本位故放言實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託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風原是平常過活非廣己造大也太白詩當以此意讀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神仙猶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詩好言神仙祇是將神仙當賢友初非鄙薄當世也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眞身豈非皮相

學太白詩當學其體氣高妙不當襲其陳意若言仙言酒言俠言女亦要學之此僧皎然所謂鈍賊者也

學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飾足矣余曰此得手處非下手處也必取太白句意以爲祈嚮盍云獵微窮至精乎

杜詩高大深俱不可及吐棄到人所不能吐棄爲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爲大曲折到

北京青雲閣内富晋書社印行

人所不能曲折爲深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二句是杜詩全旨凡其云念闕勞肝肺弟妹悲歌裏窮年憂黎元無非離愁而已矣

頌其詩貴知其人先儒謂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濟物可爲看詩之法

太白早好縱横晩學黄老故詩意每託之以自娛少陵一生卻只在儒家界内

杜詩云畏人嫌我眞又云直取性情眞一自詠一贈人皆於論詩無與然其詩之所尙可知

杜詩只有無二字足以評之有者但見性情氣骨也無者不見語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終接混茫夫篇終而接混茫則全詩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後有混茫之詩故莊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詩於杜陵乃無遺憾

少陵云詩淸立意新又云賦詩分氣象作者本取意與氣象相兼而學者往往奉一以爲

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繫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

細筋入骨如秋鷹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記杜詩其有焉

近體氣格高古尤難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詩枝枝節節爲之氣斷意促前後或不相管攝實由於古體未深耳少陵深於古體運古於律所以開闔變化施無不宜

杜詩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處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嘗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讀者非身當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鍊質少陵鍊神昌黎無疎落處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於鮑庾陰何樂推不厭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韓之論高而疎不若杜之大而實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論李杜詩者謂太白志存復古少陵獨開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韻高然眞賞之士尤當有以觀其合焉

王右丞詩一種近孟襄陽一種近李東川淸高名雋各有宜也

王摩詰詩好處在無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騁學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劉文房詩以研鍊字句見長而淸贍閑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儘有法度所以能斷截晚唐家數

高適詩兩唐書本傳並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卽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尙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書有惡圓惡曲等篇其詩亦一肚皮不合時宜然剛者必仁此公足以當之

孔門如用詩則於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獨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元次山以此序沈千運詩亦以自寓也

次山詩令人想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輕爵祿意皆起於惻怛爲民不獨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韋兩家皆學陶然蘇州猶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愛次山以不必似爲眞似也

韋蘇州憂民之意如元道州試觀高陵書情云兵凶久相踐徭賦豈得閑促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此可與舂陵行賊退示官吏作並讀但氣別婉勁耳

錢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緒但王孟之渾成卻非錢郎所及

王孟及大歷十子詩皆尚清雅惟格止於此而不能變故猶未足籠罩一切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昌黎贈張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嘗儒者之言所由與任達者異

太白詩多有羨於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從汝集神仙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辭奇意幽可爲楚辭招隱士對如柳州天對例也

昌黎七古出於招隱士當於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於柏梁猶未之盡

若使乘酣騁雄怪此昌黎酬盧雲夫望秋作之句也統觀昌黎詩頗以雄怪自喜

昌黎詩往往以醜爲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昌黎自言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余謂其取友亦然觀其寄盧仝云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已薦孟郊云行身踐規矩甘辱恥媚竈以盧孟之詩名而韓所盛推乃在人品眞千古論詩之極則也哉

昌黎送孟東野序稱其詩以附於古之作者薦士詩以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贈張祕書云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韓之推孟也至矣後人尊韓抑孟恐非韓意

昌黎東野兩家詩雖雄富淸苦不同而同一好難爭險惟中有質實深固者存故較李長

吉爲老成家數

孟東野詩好處黃山谷得之無一輭熟句梅聖俞得之無一熟俗句

陶謝並稱韋柳並稱蘇州出於淵明柳州出於康樂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韋云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語柳云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是騷人語

劉夢得詩稍近徑露大抵骨勝於白而韻遜於柳要其名雋獨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謂其拙於紀事寸步不移猶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驀澗似也至唐書白居易傳贊引杜牧語謂其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輕之言未免失實

白香山與元微之書曰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余謂詩莫貴於知道觀香山之言可見其或出或處道無不在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飢寒勞困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者也杜少陵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頌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樂府與張文昌王仲初同爲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曠而彼峭窄耳

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其後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較無窠臼與

詩有借色而無眞色雖藻繢實死灰耳李義山卻是絢中有素敖器之謂其綺密瓌研要非適用豈盡然哉至或因其韓碑一篇遂疑氣骨與退之無二則又非其質矣

宋王元之詩自謂樂天後進楊大年劉子儀學義山爲西崑體格雖不高五代以來未能有其安雅

東坡謂歐陽公論大道似韓愈詩賦似李白然試以歐詩觀之雖曰似李其刻意形容處

實於韓爲逼近耳

歐陽永叔出於昌黎梅聖俞出於東野歐之推梅不遺餘力與昌黎推東野略同

聖俞詩深微難識即觀歐陽公云知聖俞者莫如修常問聖俞生平所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極賞是其苦心孤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況肯徇常人意乎

梅蘇並稱梅詩幽淡極矣然幽中有雋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見便擊節然雄快不足以盡蘇猶幽淡不足以盡梅也

王荊公詩學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熱腸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學韓同而未嘗不異也

東坡詩打通後壁說話其精微超曠眞足以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東坡詩推倒扶起無施不可得訣只在能透過一層及善用翻案耳

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辯才三昧而爲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滔滔汩汩說去一轉便見主意南華華嚴最長於此東坡古詩慣用其法

陶詩醇厚東坡和之以淸勁如宮商之奏各自爲宮其美正復不相掩也

東坡題與可畫竹云無窮出淸新余謂此句可爲坡詩評語豈偶借與可以自寓耶杜於

李亦以淸新相目詩家淸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遺山於坡詩何乃以新譏之

東坡放翁兩家詩皆有豪有曠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詩人東坡雖爲詩而仍有夷然不屑

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詩豪多於曠東坡詩曠多於豪豪曠非中和之則然賢者亦多出入於其中以其與

齷齪之腸胃固遠絕也

遇他人以爲極艱極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勝此韓蘇兩家詩意所同

東坡詩意頹放而語遒警頹放過於太白遒警亞於昌黎

太白長於風少陵長於骨昌黎長於質東坡長於趣

詩以出於騷者爲正以出於莊者爲變少陵純乎騷太白在莊騷閒東坡則出於莊者十

之八九

山谷詩未能若東坡之行所無事然能於詩家因襲語漱滌務盡以歸獨得乃如潦水盡而寒潭清矣

山谷詩取過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雋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皺令人一見可喜久讀愈有致也

無一意一事不可入詩者唐則子美宋則蘇黄要其胸中具有鑪錘不是金銀銅鐵强令混合也

唐詩以情韻氣格勝宋蘇黄皆以意勝惟彼胸襟與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傷渾雅焉

陳言務去杜詩與韓文同黄山谷陳后山諸公學杜在此

杜詩雄健而兼虛渾宋西江名家學杜幾於瘦硬通神然於水深林茂之氣象則遠矣

西崑體貴富實貴清襞積非所尚也西江體貴清實貴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崑體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滅其質也質文不可偏勝西江之矯西崑浸而愈甚

宜乎復詒口實與

西江名家好處在鍛鍊而歸於自然放翁本學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鍛鍊之功可於言外想見

放翁詩明白如話然淺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觀其齋中弄筆詩云詩雖苦思未名家雖自謙實自命也

詩能於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

朱子感興詩二十篇高峻寥曠不在陳射洪下蓋惟有理趣而無理障是以至爲難得

嬰孩始言唯俞而已漸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發揚也是則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別矣

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騷騷雖出於三百篇而境界一新蓋醇實瓌奇分數較有多寡也

五言質七言文五言親七言尊幾見田家詩而多作七言者乎幾見骨肉間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白與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平滄天眞於五言宜寗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豪蕩感激於七言宜

五言尙安恬七言尙揮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節後莫如韋左司揮霍者前莫如鮑明遠後莫如李太白

五言要如山立時行七言要如鼛鼓軒舞

五言無閒字易有餘味難七言有餘味易無閒字難

七言於五言或較易亦或較難或較便亦或較累蓋善爲者如多兩人任事不善爲者如多兩人坐食也

或謂七言如挽强用長余謂更當挽强如弱用長如短方見能事

潘邠老謂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余謂此例何可盡拘但論句中自然之節奏則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頓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頓耳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當四言兩句如終日不成章之於終日七襄不成報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當五言兩句如明月皎皎照我牀之於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是也是則五言乃四言之約七言乃五言之約矣太白嘗有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說此特意在尊古耳豈可不達其意而誤增閒字以爲五七哉

詩有合兩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兩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聰是也後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頓五言每兩字作一頓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屬上上下閒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講音節者出於漢郊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於柏梁詩

七言爲五言之慢聲而長短句互用者則以長句爲慢聲以短句爲急節此固不當與句句七言者並論也

五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三字與第五字七言第二字與第四字第四字與第六字第五字與第七字平仄相同則音拗異則音諧講古詩聲調者類多避諧而取拗然其間蓋

有天籟不當止以能拗爲古

善古詩必屬雅材俗意俗字俗調苟犯其一皆古之棄也

凡詩不可以助長五古尤甚故詩不善於五古他體雖工弗尙也書譜云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爲五古者宜亦有取於斯言

七古可命爲古近二體近體曰駢曰諧曰麗曰緜古體曰單曰拗曰瘦曰勁一尙風容一尙筋骨此齊梁漢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別也

論詩者謂唐初七古氣格雖卑猶有樂府之意亦思樂府非此體所能盡乎豪傑之士焉得不更思進取

唐初七古節次多而情韻婉詠歎取之盛唐七古節次少而魄力雄鋪陳尙之

伏應轉接夾敘夾議開闔盡變古詩之法近體亦俱有之惟古詩波瀾較爲壯闊耳

律與絕句行間字裏須有曖昧之致古體較可發揮盡意然亦須有不盡者存

律詩取律呂之義爲其和也取律令之義爲其嚴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律詩要處處打得通又要處處跳得起草蛇灰綫生龍活虎兩般能事當以一手兼之

律詩主意拏得定則開闔變化惟我所爲少陵得力在此

律詩主句或在起或在結或在中而以在中爲較難蓋限於對偶非高手爲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詩聲諧語儷故往往易工而難化能求之章法不惟於字句爭長則體雖近而氣脈入古矣

起有分合緩急收有虛實順逆對有反正平串接有遠近曲直欲窮律法之變必先於是求之

律詩旣患旁生枝節又患如琴瑟之專壹融貫變化兼之斯善

律詩篇法有上半篇開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開所謂半篇者非但上四句與下四句之謂即二句與六句六句與二句亦各爲半篇也

律詩一聯中有以上下句論開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論開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

所避就焉

律詩手寫此聯眼注彼聯自覺減少不得增多不得若可增可減則於律字名義失之遠矣

律詩之妙全在無字處每上句與下句轉關接縫皆機竅所在也

律有似乎無起無收者要知無起者後必補起無收者前必豫收

律詩中二聯必分寬緊遠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來龍去脈則寬緊遠近爲妄施矣

律體中對句用開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爲最多或前遮後表或前表後遮表謂如此遮謂不如彼二字本出禪家昔人詩中有用是非有無等字作對者是有即表非無即遮惟有其法而無其名故爲拈出

律詩不難於凝重亦不難於流動難在又凝重又流動耳

律體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禪破律所宜深戒小禪縛律亦無取焉

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如覩影知竿乃妙

絕句於六義多取風興故視他體尤以委曲含蓄自然爲尚

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此造物之借端託寓也絕句之小中見大似之

絕句意法無論先寬後緊先緊後寬總須首尾相銜開闔盡變至其妙用惟在借端託寓而已

詩以律絕爲近體此就聲音言之也其實古體與律絕俱有古近體之分此當於氣質辨之

古體勁而質近體婉而妍詩之常也論其變則古婉近勁古妍近質亦多有之論古近體詩參用陸機文賦曰絕博約而溫潤律頓挫而淸壯五古平徹而閑雅七古煒燁而譎誑

樂之所起雷出地風過簫發於天籟無容心焉而樂府之所尙可知

文辭志合而爲詩而樂則重聲風雅頌之入樂者姑不具論即漢樂府飲馬長城窟之靑

青河畔草與古詩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節可微辨矣

九歌樂府之先聲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設色選聲處可以辨之

楚辭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此即古樂節之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樂府家轉韻轉意轉調無不以之

樂府聲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須意境與聲律相稱乃爲當行

樂府之出於頌者最重形容楚辭九歌狀所祀之神幾於恍惚有物矣後此如漢書所載郊祀諸歌其中亦若有肸蠁之氣蒸蒸欲出

樂府有陳善納誨之意者雅之屬也如君子行便是

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是觀之後世樂府近風之體多於雅頌其由來亦已久矣

樂府是代字訣故須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懷抱又未免爲無病而呻吟

樂府易不得難不得深於此事者能使豪傑起舞愚夫愚婦解頤其神妙不可思議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樂府調有疾徐韻有疏數大抵徐疏在前疾數在後者常也若變者又當心知其意焉

古題樂府要超新題樂府要穩如太白可謂超香山可謂穩

雜言歌行音節似乎無定而實有不可易者存蓋歌行皆樂府支流樂不離乎本宮本宮之中又有自然先後也

賦不歌而誦樂府歌而不誦詩兼歌誦而以時出之

詩一種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種是誦吉甫作誦是也楚辭有九歌與惜誦其音節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誦也詩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

誦顯而歌微故長篇誦短篇歌敘事誦抒情歌

詩以意法勝者宜誦以聲情勝者宜歌古人之詩疑若千支萬派然曾有出於歌誦外者乎

文有文律陸機文賦所謂普辭條與文律是也杜詩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使將詩律律字

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則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爲律耳

詩之局勢非前張後歛則前歛後張古體律絕無以異也

詩以離合爲跌宕故莫善於用遠合近離近離者以離開上句之意爲接也離後復轉而與未離之前相合即遠合也

篇意前後摩盪則精神自出如豳風東山詩種種景物種種情思其摩盪祇在徂歸二字耳

問短篇所尙曰咫尺應須論萬里問長篇所尙曰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皆杜詩而杜之長短篇即如之杜詩又云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長篇宜橫鋪不然則力單短篇宜紆折不然則味薄

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用之長篇此如黃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絕句亦未嘗無尺水興波之法

長篇以敍事短篇以寫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誦此皆題實司之非人所能與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伏應提頓轉接藏見倒順縮插淺深離合諸法篇中段中聯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渾然無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達夫詩云佳句法如何可見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從章法篇法來者

河水清且漣猗關關雎鳩之葬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順倒之不同

詩無論五七言及句法倒順總須將上半句與下半句比權量力使足相當不然頭重足弱無一可者

鍊篇鍊章鍊句鍊字總之所貴乎鍊者是往活處鍊非往死處鍊也夫活亦在乎認取詩眼而已

詩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數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數句爲眼者有以一句爲眼者有以一二字爲眼者

冷句中有熱字熱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詩要細筋入骨必由善用

此字得之

詩有雙關字有偏舉字如陶詩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雲鳥水魚是偏舉高遊是雙關偏舉舉物也雙關關己也

問韻之相通與不相通以何爲憑曰憑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詩楚辭漢魏六朝詩杜韓諸大家詩以及他古書中有韻之文皆其準驗也

辨得平聲韻之相通與不相通斯上聲去聲之通不通因之而定東冬江通則董腫講通矣送宋絳亦通矣推之支微齊佳灰通則紙尾薺蟹賄通寘未霽泰卦隊通魚虞通則語麌通御遇通眞文元寒刪先通則軫吻阮旱潸銑通震問願翰諫霰通蕭肴豪通則篠巧皓通嘯效號通歌麻通則哿馬通箇禡通庚青蒸通則梗迥通敬徑通侵覃鹽咸通則寑感儉豏通沁勘豔陷通陽無通則養亦無通漾亦無通尤無通則有亦無通宥亦無通

入聲韻之通不通亦於平聲定之東冬江通則屋沃覺通眞文元寒刪先通則質物月曷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黠屑通庚青蒸通則陌錫職通侵覃鹽咸通則緝合葉洽通陽無通則藥亦無通

論詩者或謂鍊格不如鍊意或謂鍊意不如鍊格惟姜白石詩說爲得之曰意出於格先得格也格出於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詩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詩善醉醉中語亦有醒時道不到者蓋其天機之發不可思議也故余論文旨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論詩旨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詩之所貴於言志者須是以直溫寬栗爲本不然則其爲志也荒矣如樂記所謂喬志溺志是也

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持風化從之

古人因志而有詩後人先去作詩郤推究到詩不可以徒作因將志入裏來已是倒做了況無與於志者乎

文心雕龍云嵇志清峻阮旨遙深鍾嶸詩品云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劉越石仗淸剛之氣

余謂志旨才氣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實此四字詩家不可缺一也

思無邪思字中境界無盡惟所歸則一耳嚴滄浪詩話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似有得於此意

雅人有深致風人騷人亦各有深致後人能有其致則風雅騷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過曰春往冬來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與此又似同而異須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余謂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溫雅也二而言之安仁於是爲不知詩矣

謝靈運詩事爲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須離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別有所謂神理矣

不發乎情即非禮義故詩要有樂有哀發乎情未必節禮義故詩要哀樂中節天之福人也莫過於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禍也莫過於正其性情從事於詩而有得則樂而不

荒憂而不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暫詩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

興與比有闊狹之分蓋比有正而無反興兼反正故也

昔人謂激昂之言出於興此興字與他處言興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過於事如太白詩欲上青天覽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詩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

詩格一爲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賢不肖也一爲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貧富貴賤也

詩品出於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舉誅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勞來從俗富貴者無譏焉

言詩格者必及氣或疑太鍊傷氣非也傷氣者蓋鍊辭不鍊氣耳

氣有淸濁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詩家泛言氣格未是

林艾軒謂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余謂此論未免誣黃而易蘇然推以論一切之詩非獨女態當無雖丈夫之貴賤賢愚亦大有辨矣

詩以悅人爲心與以夸人爲心品格何在而猶譏譏於品格其何異溺人必笑耶

或問詩偏於敘則掩意偏於議則病格此說亦辨意格者所不遺否曰遺則不是執則淺矣

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後世爲詩者於碩好二字須善認使非眞碩必且迂非眞好必且靡也

詩不淸則蕪不穆則露穆如淸風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詩迷離者要不閒切實者要不盡廣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

詩要避俗更要避熟剝去數層方下筆庶不墮熟字界裏

詩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則入禪欲則入俗超之之道無他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或問詩何爲富貴氣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謂函蓋乾坤貴如所謂截斷衆流便是

詩質要如銅牆鐵壁氣要如天風海濤

詩不可有我而無古更不可有古而無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鍾嶸謂阮步兵詩可以陶寫性靈此爲以性靈論詩者所本杜詩亦云陶冶性靈存底物

新詩改罷自長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誌深薄宋齊間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其實性靈光景自風雅肇興便不能離在辨其歸趣之正不正耳

詩涉脩飾便可憎鄙而脩飾多起於貌爲有學而不養本體晉東海王越與阮瞻書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善夫

詩一往作遺世自樂語以爲仙意不知卻是仙障仙意須如陰長生古詩遊戲仙都顧愍羣愚二語庶爲得之抑度人經所謂悲歌朗太空也

詩一戒滯累塵腐一戒輕浮放浪凡出辭氣當遠鄙倍詩可知矣

詩中固須得微妙語然語語微妙便不微妙須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觸著乃足令人神遠

花鳥纏綿雲雷奮發絃泉幽咽雪月空明詩不出此四境

詩嚶嚶草蟲聞而知也趯趯阜螽見而知也有車鄰鄰知而聞也有馬白顛知而見也詩有外於知與聞見者耶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獨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獨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獨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則不必同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六一賞之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東坡賞之此等處古人自會心有在後人或強解之或故疑之皆過矣

藝槩卷二終

興化　劉熙載　融齋

賦槩

班固言賦者古詩之流其作漢書藝文志論孫卿屈原賦有惻隱古詩之義劉勰詮賦謂賦爲六義附庸可知六義不備非詩卽非賦也

賦古詩之流古詩如風雅頌是也卽離騷出於國風小雅可見

言情之賦本於風陳義之賦本於雅述德之賦本於頌

李仲蒙謂敘物以言情謂之賦索物以託情謂之比觸物以起情謂之興此明賦比興之別也然賦中未嘗不兼具比興之意

詩爲賦心賦爲詩體詩言持賦言鋪持約而鋪博也古詩人本合二義爲一至西漢以來詩賦始各有專家

賦起於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爲賦以鋪陳之斯於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

無或竭楚辭招魂云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曰至曰極此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所謂欲人不能加也

樂章無非詩詩不皆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故樂章詩之宮商者也賦詩之鋪張者也

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苟尙辭而已正見賦之尙辭不待言也

古者辭與賦通稱史記司馬相如傳言景帝不好辭賦漢書揚雄傳賦莫深於離騷辭莫麗於相如則辭亦爲賦賦亦爲辭明甚

騷爲賦之祖太史公報任安書屈原放逐乃賦離騷漢書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不別名騷劉勰辨騷曰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又曰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

太史公屈原傳曰離騷猶離憂也於離字初未明下註腳應劭以遭訓離恐未必是王逸楚辭章句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蓋爲得之然不若屈子自云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尤見離而騷者爲君非爲私也

離騷云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
見疑愈信被謗愈忠於此見矣

班固以屈原爲露才揚己意本揚雄反離騷所謂知衆嫮之嫉妒兮何必揚纍之蛾眉是
也然此論殊損志士之氣王陽明弔屈平廟賦衆狂穉兮謂纍揚己二語眞足令讀者
稱快

騷辭較肆於詩此如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謹嚴意在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淮南以此傳騷而太史公引之少陵詠宋玉宅云風
流儒雅亦吾師亦字下得有眼蓋對屈子之風雅而言也

賦當以眞僞論不當以正變論正而僞不如變而眞屈子之賦所由尚已

變風變雅變之正也離騷亦變之正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
自謂

離騷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極開闔抑揚之變而其中自有不變者存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荀卿之賦直指屈子之賦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質旁通之妙用也

王逸云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尙未得其旨屈之旨蓋在臨睨夫舊鄉不在涉靑雲以汎濫遊也

騷之抑遏蔽掩蓋有得於詩書之隱約自宋玉九辯已不能繼以才顯漸露故也

頓挫莫善於離騷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兩句皆有之此傳所謂反覆致意者

敘物以言情謂之賦余謂楚辭九歌最得此訣如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正是寫出目眇眇兮愁予來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正是寫出思公子兮未敢言來俱有

目擊道存不可容聲之意

楚辭九歌兩言以蔽之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九歌與九章不同九歌純是性靈語九章兼多學問語

屈子九歌如雲中君之猋舉湘君之夷猶山鬼之窈窕國殤之雄毅其擅長得力處已分明一一自道矣

屈子之文取諸六氣故有晦明變化風雨迷離之意讀山鬼篇足覘其槩

屈子之辭沈痛常在轉處氣繚轉而自締悲回風篇語可以借評

屈子橘頌云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橘頌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純乎賦體史記屈原傳云乃作懷沙之賦知此類皆可以賦統之

長卿大人賦出於遠遊長門賦出於山鬼王仲宣登樓賦出於哀郢曹子建洛神賦出於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遠矣

屈子以後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賈生惜誓情之緜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勁莫如淮南招隱士

宋玉招魂在楚辭爲尤多異采約之亦只兩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

問招魂何以備陳聲色供具之盛曰美人爲君子珍寶爲仁義以張平子四愁詩序通之

北京丹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思過半矣且觀其所謂不可以託不可以止之處非即水深雪雰爲小人之例乎

宋玉風賦出於雅登徒子好色賦出於風二者品居最上釣賦縱橫之氣駸駸乎入於說

術殆其降格爲之

文心雕龍云楚人理賦隱然謂楚辭以後無賦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長逝無堪與言

朱子答呂東萊謂屈宋唐景之文其言雖侈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於是屏絕不

復觀按朱子此言特有爲而發觀其爲楚辭集註何嘗不取諸家好處

賈誼惜誓弔屈原服賦俱有鑿空亂道意騷人情境於斯猶見

服賦爲賦之變體即其體而通之凡能爲子書者於賦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余釋以爲惜者惜己不遇於時發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禮義也此與篇

中語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懷王與己約信而復背之其說似淺

讀屈賈辭不問而知其爲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傳陶淵明之合贊非徒以其遇殆

以其心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後來難並矣惟奇倔一境雖亦詩騷之變而尙有可廣此淮南
招隱士所以作與

王無功謂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眞不可言余謂賦之足當此評
者蓋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隱士乎

屈子之賦賈生得其質相如得其文雖涂徑各分而無庸軒輊也揚子雲乃謂賈誼升堂
相如入室以己多依傚相如故耳

賈生之賦志勝才相如之賦才勝志賈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今觀大招招魂
可辨

相如一切文皆善於架虛行危其賦旣會造出奇怪又會撇入窅冥所謂似不從人間來
者此也至模山範水猶其末事

屈子之賦筋節隱而不露長卿則有迹矣然作長篇學長卿入門較易

相如之淵雅鄒陽枚乘不及然鄒枚雄奇之氣相如亦當避謝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漢書枚乘傳梁客皆善辭賦乘尤高則知當日賦名重於相如矣後世學相如之麗者還須以乘之高濟之

枚乘七發出於宋玉招魂枚之秀韻不及宋而雄節殆於過之

班倢伃擣素賦怨而不怒兼有塞淵溫惠淑愼六字之長可謂深得風人之旨

後漢趙元叔窮魚賦及刺世嫉邪賦讀之知爲抗髒之士惟徑直露骨未能如屈賈之味餘文外耳

建安名家之賦氣格遒上意緒綿邈騷人淸深此種尙延一線後世不問意格若何但於辭上爭辯賦與騷始異道矣

楚辭風骨高西漢賦氣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漢而復於楚辭者若其至與未至所不論焉

問楚辭漢賦之別曰楚辭按之而逾深漢賦恢之而彌廣

楚辭尙神理漢賦尙事實然漢賦之最上者機括必從楚辭得來

或謂楚賦自鑄偉辭其取鎔經義疑不及漢余謂楚取於經深微周浹無迹可尋實乃較

漢尤高

楚辭賦之樂漢賦賦之禮歷代賦體只須本此辨之

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屈子離騷一往皆特立獨行之意陶自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其賦品之高亦有以矣

屈子辭雷塡風颯之音陶公辭木榮泉流之趣雖有一激一平之別其爲獨往獨來則一也

離騷不必學三百篇歸去來辭不必學騷而皆有其獨至處固知眞古自與摹古異也

屈子之纏綿枚叔長卿之巨麗淵明之高逸宇宙間賦歸趣總不外此三種

李白大獵賦序云辭欲壯麗義歸博達似約相如答盛覽問賦之旨而白賦亦允足稱之

李白大鵬賦序云覩阮宣子大鵬讚鄙心陋之大獵賦序於相如子虛上林子雲長楊羽獵且謂齷齪之甚皆是尊題法尊題則賦之識見氣體不由不高矣

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於騷之波瀾意度而異其迹象故知獵豔辭拾香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草者皆童蒙之智也

孫可之大明宮賦語極遒練意多勸誡與李習之幽懷賦殊塗並美

唐之劉復愚宋之黄山谷皆學楚辭而困躓者然一種孤峻之致正復難蹤特未可爲舉

肥之相者道耳

周禮太師之職始見賦字鄭注賦之言鋪而於鋪之原委仍引而未發也

鋪有所鋪有能鋪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書有賦迹賦心之說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

非截然爲二覽聞其言乃終身不敢言作賦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賦心不起於相如自

楚辭招魂同心賦些已發端矣

楚辭涉江哀郢江郢迹也涉哀心也推諸題之但有迹者亦見心但言心者亦具迹也

賦辭欲麗迹也義欲雅心也麗辭雅義見文心雕龍詮賦前此揚雄傳云司馬相如作賦

甚宏麗溫雅法言云詩人之賦麗以則則與雅無異旨也

古人賦詩與後世作賦事異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諷諫周語瞍賦矇誦是也

一以言志左傳趙孟曰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韓宣子曰二三子請皆

賦起亦以知鄭志是也言志諷諫非雅麗何以善之

太史公屈原傳贊曰悲其志叙傳曰作辭以諷諫志與諷諫賦之體用具矣

屈兼言志諷諫馬揚則諷諫爲多至於班張則揄揚之意勝諷諫之義鮮矣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屈子言志之指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馬揚諷諫之指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叙

傳曰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賦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揚雄甘泉賦序曰奏甘泉

賦以風羽獵賦序曰聊因校獵賦以風之長楊賦序曰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

以風賦之諷諫可於斯取則矣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於賦寓之史記漢書之例賦可載入列傳所以使讀其賦者即知其

人也

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文心雕龍詮賦曰體物寫志余謂志因物見故文賦但言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賦體物也

董廣川士不遇賦云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此卽正誼明道之旨司

馬子長悲士不遇賦云沒世無聞古人唯恥此卽述往事思來者之情陶淵明感士不

遇賦云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卽屢空晏如之意可見古人言必由志也

漢書藝文志曰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余案所謂失志者在境不在

己也屈才子懷沙賦云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如此雖謂失志之賦卽勵志之賦

可矣

鄒陽獄中上書氣盛語壯禰正平賦鸚鵡於黃祖長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憐依人之態於

生平志氣得無未稱

志士之賦無一語隨人笑歎故雖或顚倒複沓糾轇隱晦而斷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

求自慊者所能擬效

雄雉之詩瞻彼日月兩章自來賢人失氣之賦不出此意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也若

一涉怨天尤人豈有是處

漢書藝文志言賢人失志之賦有惻隱古詩之意余謂江湖憂君廟堂憂民惻隱不獨失志然也觀姬公東山七月可見

或問古人賦之言志者漢如崔篆之慰志馮衍之顯志魏如劉楨之遂志丁儀之勵志晉如棗據之表志曹攄之述志然則賦以徑言其志爲尙乎余謂賦無往而非言志也必題是志而後其賦爲言志則志或幾乎息矣

實事求是因寄所託一切文字不外此兩種在賦則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喪志其賦亦不可已乎

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鍾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爲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爲用也幾何

春有草樹山有煙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設色之可擬故賦之爲道重象尤宜重興興不稱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象雖紛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無爲識者厭乎

賦與譜錄不同譜錄惟取誌物而無情可言無采可發則如數他家之寶無關己事以賦體視之孰爲親切且尊異耶

賦必有關著自己痛癢處如嵇康敘琴向秀感笛豈可與無病呻吟者同語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盪而賦出焉若與自家生意無相入處則物色祇成閒事志士遑問及乎

賦欲不朽全在意勝楚辭招魂言賦先之以結撰至思眞乃千古篤論

賦家主意定則羣意生試觀屈子辭中忌己者如黨人憫己者如女嬃靈氛巫咸以及漁父別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對者皆若沓然偕來拱向注射之耳

周南卷耳四章只嗟我懷人一句是點明主意餘者無非做足此句賦之體約用博自是開之

賦兼敍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義也敍者一先一後豎義也

司馬長卿論賦云一經一緯或疑經可言一緯不可言一不知乃舉一例百合百爲一耳

賦欲縱横自在係乎知類太史公屈原傳曰舉類邇而見義遠敍傳又曰連類以爭義司馬相如封禪書曰依類託寓枚乘七發曰離辭連類皇甫士安敍三都賦曰觸類而長之

張融作海賦不道鹽因顧凱之之言乃益之姚鉉令夏竦爲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賦須當有者盡有更須難有者能有也

司馬長卿謂賦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綏天地賦序云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與長卿宛合

賦取窮物之變如山川草木雖各具本等意態而隨時異觀則存乎陰陽晦明風雨也

賦家之心其小無內其大無垠故能隨其所値賦像班形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賦以象物按實肖象易憑虛構象難能構象象乃生生不窮矣唐釋皎然以作用論詩可移之賦

賦之妙用莫過於設字訣看古作家無中生有處可見如設言值何時處何地遇何人之類未易悉舉

賦必合數章而後備故大言小言兩賦俱設爲數人之語準此意則知賦用一人之語者亦當以參伍錯綜出之

賦須曲折盡變孔穎達謂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此第明賦之義非論其勢勢曲固不害於義直也

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然往往有以竟體求奇轉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爲洩奇地耳

譚友夏論詩謂一篇之朴以養一句之靈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朴此說每爲談藝者所訶然徵之於古未嘗不合如秦風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即以靈回朴也其上皆以朴養

靈也豳風東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顯若敦彼獨宿以及其新孔嘉云云皆靈也每二句之前皆朴也賦家用此法尤多至靈能起朴更可隅反

賦中駢偶處語取蔚茂單行處語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賦之尙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義古字古音節古筆法古

古賦難在意創獲而語自然或但執言之短長聲之高下求之猶未免刻舟之見

古賦調拗而諧采淡而麗情隱而顯勢正而奇

古賦意密體疎俗賦體密意疎

俗賦一開口便有許多後世事迹來相困躓古賦則越世高談自開戶牖豈肯屋下蓋屋耶

賦兼才學才如漢書藝文志論賦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傳曰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學如揚雄謂能讀賦千首則善爲之

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勢惡故才弱者往往能爲詩不能爲賦積學以廣才可不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豫乎

賦從貝欲其言有物也從武欲其言有序也書具乃貝玉曲禮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古人稱不歌而誦謂之賦雖賦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辭亂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類皆是也然此乃古樂章之流使早用於誦之中則非體矣大抵歌憑心誦憑目方憑目之際欲歌焉庸有暇乎

楚辭惜誦無歌調九歌無誦調歌誦之體於斯可辨

言騷者取幽深柳子厚謂參之離騷以致其幽蘇老泉謂騷人之清深是也言賦者取顯亮王文考謂物以賦顯陸士衡謂賦體物而瀏亮是也然二者正須相用乃見解人

學騷與風有難易風出於性靈者爲多故雖婦人女子無不可與騷則重以脩能嫻於辭令非學士大夫不能爲也賦出於騷言典致博旣異家人之語故雖宏達之士未見數數有作何論隘胸襟乏聞見者乎

范梈論李白樂府遠別離篇曰所貴乎楚言者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而詞義反復屈折行乎其間實未嘗斷而亂也余謂此數語可使學騷者得門而入然又不得執形似以求之

騷調以虛字爲句腰如之於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異爲諸調平仄同爲拗調如帝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貞於孟陬兮之於二字爲腰陽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陽平裔仄爲異貞陬皆平爲同九歌以兮字爲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句調諸拗亦準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蘭湯兮沐芳湯芳皆平

賦長於擬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騷不沾沾求似風雅故能得風雅之精長卿大人賦於屈子遠遊未免落擬效之迹

賦有夷險二境讀楚辭湘君湘夫人便覺有逍遙容與之情讀招隱士便覺有罔沕憭栗之意

北京青雲閣內富晉書社印行

戴安道畫南都賦范宣歎爲有益知畫中有賦即可知賦中宜有畫矣

以精神代色相以議論當鋪排賦之別格也正格當以色相寄精神以鋪排藏議論耳

賦蓋有思勝於辭者荀卿禮智雲蠶諸賦篇雖短郤已想透無遺陸士衡文賦精語絡繹其曰非華說之所能精命意蓋可見矣

以老莊釋氏之旨入賦固非古義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云騁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此理趣也至云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閒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元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幡則落理障甚矣

賦有以所紀之事實重者如王無功遊北山賦似不過寫其閒適曠達之意然敘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爲文獻之徵乃賦中有關係處也

楊子雲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爲然壯夫自有壯夫之賦不然則周公尹吉甫敘事之作亦不足稱矣楊德祖答臨淄侯牋先得我心

賦因人異如荀卿雲賦言雲者如彼而屈子雲中君亦雲也乃至宋玉高唐賦亦雲也晉

楊乂陸機俱有雲賦其旨又各不同以賦觀人者當於此著眼

詩持也此義通之於賦如陶淵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習之之幽懷持世也

名士之賦歎老嗟卑俗士之賦從諛導侈以持己持世之義準之皆當見斥也况流連般樂者耶

賦尙才不如尙品或竭盡雕飾以夸世媚俗非才有餘乃品不足也徐庾兩家賦所由卒未令人滿志與

升高能賦升高雖指身之所處而言然才識懷抱之當高即此可見如陶淵明言登高賦新詩亦有微旨

或問左思三都賦序以升高能賦爲頌其所見所見或不足賦奈何曰嚴滄浪謂詩有別材別趣余亦謂賦有別眼別眼之所見顧可量耶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劉彥和詮賦曰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余論賦則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北京青雲閣內富晋書社印行

YORK UNIVERSITY
JUL 0 3 2001
EAST ASIAN STUDIES

藝槩卷三終